



故事家赵和松经典作品集

长眼睛的怪树

赵和松 著



中国
好故事

警人醒世卷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 好故事

长眼睛的怪树

赵和松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眼睛的怪树 / 赵和松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7

(中国好故事)

ISBN 978 - 7 - 5495 - 3050 - 2

I. ①长… II. ①赵…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0822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策划: 时上悦读

责任编辑: 吴嫦霞

特约编辑: 孙学良

封面设计: 和美万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驻地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660mm × 910mm 1/16

印张: 14 字数: 160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 难唱的恋歌……1
- 站在明处说话……10
- 狭路英雄……16
- 兔毛扎成的花圈……23
- 神圣一票……34
- 福婆婆卖房……39
- 相思镇上鸳鸯谱……44
- 水底秘密……58
- 县长的“戏法”真精彩……64
- 惊人的绝招……71
- 厂长醉酒……76
- 哄抢十万元……84
- 长眼睛的怪树……91
- 浪漫的承诺……97
- 大款请客……105
-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110

耳光响亮·····	118
夺命野狼谷·····	125
死神留下的问号·····	138
琥珀项链·····	147
悬在头顶的炸弹·····	156
团结起来对付妈·····	163
买卖面孔·····	171
一梦做成万元户·····	178
惊天大阴谋·····	188
九曲溪上有座桥·····	195
沉重的请柬·····	202
城里的几个有钱人·····	210
扑朔迷离一幅画·····	213

难唱的恋歌

江南县东风化工厂有位技术员，姓白，叫白素云，是位 24 岁的漂亮姑娘。今年初春，厂里要派她去黄海市出差，她高兴得双脚一跳，一朵云似的飘了起来，恨不得当下给厂长来一个立正、一个敬礼，再鞠上三个躬。

白素云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因为她的未婚夫在黄海市的某研究所工作。他叫宋青青，与白素云以前是同学，后来谈起了恋爱，一年前订了婚。江南县与黄海市相距近千里，他们已经近一年没有见面了。白素云这次出差，可以与宋青青久别重逢，她能不高兴吗？

三天后，白素云到了黄海市，她先高效率地办完了公事。第三天一大早，她走进理发室，把头发烫成“波浪卷”，再穿上事先准备好的灰色裤子、鹅黄色的大翻领西装，系好粉红色的真丝围巾，别上流光闪闪的双孔雀胸针，再怀着热乎乎、甜滋滋的心情，在左手无名指上戴上宋青青送给她的定情信物——白金戒指。这是宋青青为她设计的最佳打扮。一切准备完毕，她才神采飞扬地乘车往研究所而去。为了给宋青青一个惊喜交加的幸福时刻，白素云事先没有

给对方打任何招呼。

白素云到了研究所，先找到传达室。传达室老头一听要找宋青青，摇摇头说：“很抱歉，宋青青昨天出差去了，还没有回来。”白素云一听，春暖花开的脸上像突然遭到了风吹雨打。传达室老头见状，忙说：“不过没关系，他的对象也在我们单位里，你远道而来，我让她来接待你……”

白素云像当头挨了一棒，呆了：什么？宋青青的对象？这老头是在发高烧还是说胡话？便问：“老同志，你们这里有几个宋青青？”传达室老头说：“一个。宋江的宋，常青的青。与你的口音蛮像哩！”他见白素云还是目瞪口呆，两条眉毛弯成一对问号，又说：“你还不相信？对了，前天春游，我们拍过照片，摄影师刚拿来，让我发一下，我给你找出来看看。”说完，他拉开抽屉，取出一大沓照片，从中翻出了一张，递给白素云。

白素云接过一看：天哪！照片上的男人确实是她的宋青青。他身上穿着的，还是白素云为他织的一件天蓝色绒线衣，为了寄托情思，白素云特意在绒线衣的胸口，织上了一朵洁白的云花。可现在，这朵云花被遮去了，因为在宋青青身旁，正依偎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女郎。她与宋青青靠得那么近，贴得那么紧，显得那么甜蜜……

白素云觉得天旋地转，浑身发软。而热情的传达室老头还给白素云指指点点，说照片上的姑娘就是宋青青的对象，叫方晓玉，今年24岁，又问白素云要找的宋青青是不是他。白素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回答的，只听得传达室老头说了句“那你等着，我去找她来”，就急急忙忙地出去了。

传达室老头一走，白素云再也站不住了，“噗”地一下，在一旁的椅子上瘫坐下来。她越想越气，断定自己是碰上“陈世美”了。

要是宋青青在场，她当场就会与他拼个你死我活。可现在，要是见了那位方晓玉，她能说些什么呢？想到这里，她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觉得此时绝不能见方晓玉，而应该等宋青青回来，再上门算账！主意打定，她拎起行李，把那张照片往口袋里一塞，飞快地出了门。

白素云来到街上，犹如走在了云山雾海，迷迷糊糊，飘飘忽忽。她想自己需要镇静一下，便向一座公园走去。刚要进门，冷不防开过来一辆小轿车，“嘎”的一声，在她身旁刹住。车停门开，走下来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他两手一伸，拦住了白素云的去路，说：“你是白素云同志吧？”白素云好生奇怪。那人又道：“我姓李，是研究所的……”他话未说完，小轿车里又钻出一个人来，正是那位传达室老头。传达室老头给白素云补充道：“老李是我们研究所的党委书记。他发现你走了，非要我领他来找你不可。”说完，他乘另外的车走了。老李忙说：“白素云同志，请你上车。”

白素云这时候面对老李，就像受尽委屈的孩子见到母亲一样，眼圈一红，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她连忙把头一低，钻进了小轿车。

万万想不到的是，车开以后，老李神采飞扬地向白素云夸宋青青是位好同志，左一个年轻有为，右一个品德高尚，还说白素云真的眼力，找了这么个好对象……说得白素云张口结舌，莫名其妙。后来，她实在憋不住了，便取出那张照片，“啪”地一下递给老李，说：“李书记，请……你告诉我，这……这是怎么回事？”说完，她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唰唰”地从脸颊上滚了下来。

老李接过照片，没有回答，而是放进口袋，示意司机停车，叫他先开车回所。随后请出白素云，把她领进旁边的紫云饭店，叫了两杯牛奶、一碟糕点，送到白素云面前。然后说他刚刚买好火车票，

准备第二天专程去江南县找白素云，同她说说宋青青与方晓玉的事。他说他听宋青青介绍过白素云，他相信白素云是能够经受住这次感情考验的。

白素云听了老李的话，料知事出异常，那颗心像被一下子攥紧了。

老李接着告诉白素云：那位方晓玉同宋青青同在一个研究室工作，是宋青青的助手。她默默无闻，任劳任怨，辅助宋青青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了一项项成果。她不知道宋青青已有对象，在长期的接触中，对宋青青产生了爱慕之情。但她几次暗送秋波，宋青青都无反应。半个月前，她再也克制不住，就写了封长信，向宋青青表达了自己倾慕已久的爱意。宋青青一下子手忙脚乱了。方晓玉是个性格内向的姑娘，不能简单对待。为了稳妥地处理这件事，他决定找个合适的机会，采取一个合适的方法，把自己的情况向方晓玉说明。但这个机会还没有找到，方晓玉却在一天中午突然晕倒在研究室里。送进医院抢救脱险后，对她的身体做了全面检查，才知道她已患上了不治之症，而且最多只能活三个月了。要是受到什么精神刺激，随时都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这一来，宋青青矛盾极了。他知道，要是在这时候向方晓玉说明情况，无疑是对方晓玉的一次致命打击。他不忍心去伤害这么温柔善良而又即将失去生命的妙龄姑娘。左思右想，他作出了惊人的选择：为了让方晓玉幸福美满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三个月历程，他表示接受她的爱。他把这事告诉了老李，并准备马上去江南县找白素云说明情况。但老李觉得，在这个时候宋青青如果突然离开研究所，恐怕对方晓玉的健康不利，所以决定由他专程去江南县找白素云。可是，由于最近会议多，老李一直没有空，直到今天才买好明天出发的车票……

白素云听了这个由来，肚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咸，一齐涌上了心头。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想，怎么说，木然呆立，眼珠发定，仿佛成了一具泥塑木雕。

这时，突然“砰”的一声，轿车司机闯进门来，喊道：“李书记，快，方晓玉出事啦！”接着他告诉老李：白素云从研究所走后不久，方晓玉到了传达室，她一看人去楼空，顿时起了疑心。加上传达室老头又说白素云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使她更是神经紧张，刚回到研究室，又一次晕倒了，直到宋青青刚才出差回来才发现。现在生死未卜，已送市第一医院。老李一听，忙转向白素云说：“白素云同志，十分抱歉，我们只能晚上再谈了，请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过一会儿我派小车来接你。”说完，他一阵风似的出了门。

老李走后，白素云越想越坐不住了。过了一会儿，她也急忙出门，在街上转了一圈，也乘车上医院去了。刚进医院门，正好老李的小轿车驶出门来。她本想问问情况，可老李没有看到她，小轿车呼啸而过，一会儿就不见了。她想了想，自顾自地走进医院，登上大楼，找到了急救室。

白素云轻轻地推开急救室的门，朝里一看，不由得呆住了。室内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她的宋青青，另一位便是方晓玉。宋青青穿的还是那件胸前有朵云花的蓝色绒线衣。大概危险已经过去，方晓玉倚靠在床头，脸上挂满了泪珠，宋青青正拿着手帕，在为她揩去泪花……

白素云的突然出现，使急救室里的空气霎时紧张起来。宋青青尴尬得脸“腾”地一下红了。

白素云呆呆地站了足足有两分钟，才平静了一下自己，慢慢地走上前，先问方晓玉身体怎么样了。方晓玉说好多了。她点点头，

随后转向宋青青，喉咙一下响起来：“宋青青，你真好哇，找到了这么好的姑娘，连个招呼也不打？”宋青青一听，浑身汗毛直竖，紧张得心都要从胸口蹦出来了。白素云又说：“我这次因公出差，顺便来看看老同学。谁想到传达室的老同志给我看了你们的照片，我真为老同学高兴啊！可我当时双手空空，怎么见晓玉姑娘呢？所以就到了街上，但寻了好几个地方，也没有买到合适的东西。等回到传达室，就听说你们到了医院……现在，就请你们接受我的真诚祝贺吧！”说着，她拉开旅行包，取出一束鲜花，献给宋青青和方晓玉：“收下吧！……我祝你们的爱情像鲜花一样美丽！”

宋青青看到白素云捧着鲜花的手在微微发抖，禁不住心头一酸，眼圈就红了。白素云朝他微微一笑，又从旅行包里拿出两包水果糖，说：“我比你们早了一步，是上个星期结婚的。这是我的喜糖，快请收下吧！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一定要告诉我啊！”

宋青青听了这话，发愣了：“素云，你……你结婚了？”“是呀，”白素云伸出左手，指着无名指上的白金戒指说，“这就是我的结婚戒指！”宋青青一看，双眼发亮，这不是自己送给白素云的定情信物吗？他恍然大悟，激动得恨不得甩开方晓玉，冲上去把白素云搂进怀里。多好的心上人啊！原以为她此番上门，一定会闹个鸡飞狗跳的。谁想到，她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是为了打消方晓玉的顾虑啊！他简直想马上告诉白素云，他感谢她的良苦用心，今天失去的，日后一定加倍补偿！可这时候，为了方晓玉，他头也不敢抬，眼也不敢睁，生怕一睁眼，泪水会夺眶而出，飞流直泻……

第二天，白素云要回江南县了。方晓玉和宋青青双双到火车站送行。他们勾肩搭背，亲热异常。白素云强忍苦痛，含泪告别。待到火车出站，她才伏在椅子上失声痛哭起来。

白素云回到江南县后，与方晓玉常有书信往来，俩人亲如姐妹。时间过得很快，两个月后的一天，白素云突然收到方晓玉拍来的电报，电报上只有寥寥数语：素云姐，请速来黄海市。晓玉。

白素云看了电报，心想方晓玉一定是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于是她向厂里请了假，急匆匆地去了黄海市。

谁知到了黄海市，情况大出意外：方晓玉不仅没有到生命的最后关头，而且奇迹般地出现了新的转机，她变得唇红齿白、神采奕奕。她说，她的身体最近越来越好了。接着告诉白素云，宋青青和老李书记半个月前出省考察去了，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她准备等宋青青一回来，就登记结婚。最近这段时间，她想把举办婚礼的一切都准备好。她请白素云来，是想请白素云作参谋，帮她筹办婚礼……

白素云这时候肝肠寸断了，她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原来以为只是暂时失去了爱情，现在看来要永远失去了。她怎么受得了呢？可现在，宋青青和老李书记又不在家，她该怎么办呢？考虑再三，她想用个缓兵之计，就对方晓玉说，还是待宋青青回来后商量商量再准备好。可方晓玉执意不肯，说她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给宋青青一个惊喜；接着还抱着白素云撒起娇来，她说白素云结过婚，知道应该怎么准备婚礼，她相信白素云，一切都请她做主了。说得白素云的心像被刀割那么难受。方晓玉接着二话不说，把白素云拉到街上，要她帮着挑绸缎被面，挑鸳鸯枕头，挑化妆用品……随后又要她帮着布置新房。白素云被逼上梁山，违心地帮方晓玉缝着一条条棉被，剪着一个个大红喜字，理着一件件新婚用品，禁不住触景生情，浑身战栗。有时候她真想把实情告诉方晓玉，可又怕她受不了。没奈何，她只好借故寻个隐蔽处，偷偷地哭上几分钟。

几天后，婚礼的一切全准备好了。也就在这时候，所里接到长途电话：宋青青与李书记下午乘车回来。白素云听此消息，心都快碎了，她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方晓玉说自己这几天有点累了，需要休息一下，她请白素云代她到车站去接一下。

白素云早早地到了火车站，当她看到宋青青和老李书记的时候，再也熬不住了，“哇”的一声，扑到宋青青怀里失声痛哭，整整好几分钟缓不过气来，直到后来，才抽抽泣泣地把方晓玉准备结婚的事说了。宋青青和老李书记听了，也愣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老李说：“事到如今，只能把事情向方晓玉说明了。”白素云又连连摇头，她真为难呀！既丢不开宋青青，又担心方晓玉受不了这个刺激。老李说：“那我们先走吧，回去再商量办法……”

谁知，待他们回到研究所，方晓玉不见了。布置一新的新房里，留着她的一张条子，说若要找到她，就请打开书柜上的录音机。白素云连忙照此办理。方晓玉的声音从录音机里传了出来。

素云姐、青青哥：

请原谅我的暂时离开吧，因为你们才是这间新房的主人，一切都是为你们准备的。新郎新娘要戴的花，放在写字台中间的抽屉里，到时候请你们双双戴上吧。

一切我都明白了。怎样明白的，恕我以后再说吧。生活中竟然有你们这样高尚无私的同志，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生命，竟愿承受那么巨大的精神痛苦！我从你们的身上，强烈地感受到生活的可爱。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不忍心离开这个世界，生命出现了奇迹般的转机……

本来，我早想把这种心情向你们表露，但为了表示我

对你们的一点小小敬意，我没有说。我想了好久，觉得为你们准备好举行婚礼的一切，是我对你们最合适的报答。如果把话过早地说穿，你们肯定不会答应。为了使一切能符合你们的心意，我特地请素云姐挑选了这一切。这也许使素云姐多承受了一些痛苦，但相信素云姐不会过分责怪我的。现在，请接受我对你们的真诚祝贺吧。同时也请你们相信，在这样美好的世界里，我也会找到自己的幸福的。当然，我也许不会有那一天了。但即使我现在就离开这个世界，也是含笑离开的，因为我已经饱尝了生活中的真、善、美。

其他的，以后再说了。最后，就让我唱一支属于你们的恋歌吧……

白素云、宋青青和老李书记听到这里，全都感动得流下了滚滚热泪。录音机里响起了方晓玉唱的歌，这歌声是那样的深沉，那样的动情——

生活中不只我与你，
他也在我们的生活里，
爱你爱我又爱他，
我们的生活才美丽……

站在明处说话

这天，上任不久的靠山村村主任林海生气坏了，不知谁的一纸举报，把他的一条生财之道活生生地卡断了。

事情是这样的：他有个城里的亲戚不久前找到他，想租用他们村背后的一块荒地，做工业废品的分解场。用途就是他把废品运到这里，找人把有用的东西拣出来，没用的就一把火烧了。摆在桌面上的，是他每月给村里一千元租地费；桌面下的，那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谁知第一车废品刚刚运到，县环保局的人就到了，说是接到村民举报，来检查这个废品分解场。一检查自然“坚决不行”，这事就泡了汤。

林海生上任第一件事就让人给来了个下马威，觉得很不是滋味。而这个举报人又不知道是谁，发火也找不到对象，就到村路上去骂街，见到人就吐着唾沫星子发无名火：“哪个狗娘养的，有本事就明着来嘛，躲在背后捅刀子，算什么好汉……”骂的次数多了，村里人都害怕了，见到他就远远地避开。

有一天中午，林海生见到村口有一伙人站着，就走上去“老调

重弹”。可这次，他刚开口，就“霍”地站出一个人来，大声说：“你别骂了，我告诉你，是我举报的！”

这人名叫林大树，六十多岁了，有点文化，早年当过村干部，现在儿子大了，基本上在家闲着。他平时不大说话，只在老人堆里谈谈天南海北、柴米油盐。他的举动让大伙都愣住了。而老人却言犹未尽，又冲着林海生说：“天天像只疯狗似的骂街，还像个干部吗？也不想想自己这事做得对不对，要是说的话政府会不给你做呀。这举报有什么错？明着来怎么啦？现在我就整个儿站在你面前了！”

林大树这一串“连珠炮”，义正辞严，咄咄逼人，倒把林海生轰蒙了。他原先料定不会有人敢站出来的，他只是想杀杀这个人的威风，再嗅出点蛛丝马迹来，到时候给这个人一点暗苦头吃。可现在有人当面站了出来，还是个比他年长一倍的老人，又说得如此大义凛然，他一下子措手不及，不知道应该怎样说话了。他呆呆地看着林大树，仿佛被人割去了半截舌头，支支吾吾地说了声“你……你……算你狠！”就一溜烟似的走了。

村里人都为林大树捏了一把汗。俗话说：“男不同女斗，民不同官斗。”林海生年轻气盛，刚上任就被林大树活生生地捅了这么一刀子，岂会善罢甘休，这林大树以后有好果子吃了。

林大树的儿子林小兵听到这个消息，捶胸顿足，简直要气疯了。

林小兵办着一家企业，租用的是村里的房子，最近正在扩大生产规模，有很多事情要同村里商量。这年头的事谁都知道，村里一选村主任，就会闹得沸沸扬扬。新主任一上台，就“一朝天子一朝臣”，原来定的东西都会重新“洗牌”。林海生上台后，林小兵正在考虑怎么同他搞好关系。在这个节骨眼上，父亲这么横插了一杠子！

林大树一回到家，林小兵就一迭声地埋怨道：“爸阿爸，你……

你逞什么能呀？村里不对的事，你举报就举报了嘛，怎么还要直通通地站出来承认啊？”

林大树说：“让他天天不着边际地骂街，好听啊？”

林小兵说：“让他骂嘛，又不用你力气，反正他在明处，你在暗处，奈何不了你什么。现在好了，你站出来了，这……这不是自己明晃晃地给人家树一个靶子打吗？”

林大树说：“我六十多了，他能打我什么呀？”

林小兵简直要哭出来了：“你六十多了，可我是你的儿子啊！你这不是把我害苦了吗？”

“我害苦你什么啦？”林大树不懂了。

林小兵说：“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我的企业要扩大，接下来就要用到旁边的一块杂地；用电要增加，也要通过村里的变压器；还有、还有……反正，很多事情都要他这个村主任点头啊！他在任何环节上卡你一下，你都会透不过气来。就是不卡你，他找个理由今天‘研究研究’、明天‘商量商量’，拖你十天半月，你就有苦头吃了！”

林大树一下子跳了起来：“我就不相信，我站在明处说话，他敢躲在暗处使坏！”

林小兵摇头叹气，心想父亲真是太不了解现在的世道了。但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办法呢？说出的话，泼出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他是个孝顺儿子，从不会顶撞父亲，既然父亲这样说了，也就没必要再同他多费口舌了。

几天后，林小兵写好了要用那块杂地扩大生产的报告，但抖抖索索地不敢去找林海生。这两天他曾几次碰到过林海生，也试探着很热情地上前打了招呼，但林海生似理非理，只是鼻孔里阴阴地